石頭記卷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深閨有奇女　絶世空珠翠　情痴苦泪多
未惜顏憔顇（悴）　哀（哀）哉千秋鬼　薄命無二致
嗟彼桑間人　好醜非豈（其）類（類）

題曰

此一回緊接賈敬靈柩（柩）進城原當鋪敘寧府喪儀之盛但上回秦氏病故鳳姐理喪已描寫殆盡若仍極力寫去不过加倍熱鬧而已故書中于迎靈送殯極

忙乱處却只閑〻敲筆帶过忽揮入釵玉評詩璉尤

贈珮一段閑雅風流文字来正所謂急脉緩受也

話說賈家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

珍于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

旛杆等物擇于初四卯時請灵柩進城一面使人知

会諸位親友是日真县喪儀炫耀賓客如雲自鉄檻

寺至寧府夾道而觀者何啻万數也有羨慕的也

有嗟嘆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礼与

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中時分將灵柩停故正室之内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大舅等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礼法所拘不免在灵傍藉草枕苫恨若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厮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外人散方回園内里鳳姐身体未愈雖不能时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大祭之日亦挣挣过来相帮尤氏料理料理一日供畢

早飯因此时天氣尚長賈珍寺連日勞倦不免在灵
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代玉因先回
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悄無人聲有
几个老婆子与小丫頭們在廻廊下取便乘凉也有
睡臥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見四
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时只見芳官自
內代笑跑出几乎与寶玉撞个滿懷一見寶玉方含
笑站住說道你怎麽來了你快与我攔住晴雯他要

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内唏嘈咕嚕的亂响不
知何物撤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
蹄子往那里去輸了不叫打寶玉又不在家我看誰來救
你寶玉連忙攔住笑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麽得罪了
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
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狐狸精變的
就是会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没有這樣快又笑道就
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拏芳官

芳官早已藏在宝玉身後宝玉遂一手搭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進入屋内看时只見西边炕上麝月秋紋碧痕紫鹃等在那里抓子赢瓜子呢却是芳官輸与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趕芳官將怀内的子兒撒了一地宝玉欢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来大家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学了獨自一个在屋裡

避靜呢這好一会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么呢一些声氣也听不見你快瞧去罷或者此时參悟了也未可定宝玉听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下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縧子正在那里打結子呢見宝玉進來連忙站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么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瞎闹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里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許多

說話什麼避諱了黍穗了的等一等吧我不撕他那嘴

寶玉笑着扶過襲人坐下瞧他所打的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〻〻或和他們頑去要不瞧〻林妹〻去也好怪熱的打這个那里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里蓉大奶〻的事情上做的那个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日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作如今那府里有事這是要過去天〻代的所以我趕着另作

了一个寿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旧的来你虽然不講究這个若老太〻回来看見又該說我們懶了連你穿带之物都不經心了宝玉笑道這真难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過与趕熱着了到是大事說着早已芳官托了一杯凉水内新湃的茶来因宝玉素習秉賦柔脆虽暑月不敢用水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壷浸在盆内不时更換取其凉意而已宝玉就芳官手内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来时已吩咐了焙茗

若珍大哥那边有要紧人客来时令彼急来通禀若
無甚要紧事我就不过去了說畢逕出了房門又回
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来找我于是一
逕往瀟湘舘来看代玉將走过沁芳橋只見雪雁道〔領着两个婆子走来宝玉问〕
你們姑娘從来不大吃這些涼東西的拿這些瓜〔瓜〕菓
何用莫非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々去雪雁〔雁〕笑道我告
訴你可不許你对姑娘說去宝玉点頭想起雪雁便
命那兩个婆子先將瓜〔瓜〕菓送去交与紫鵑姐々他要

問我們姑娘這兩日有空來那兩个婆子答應着去

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今

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

又不知想起什麼來自己傷感了一回提筆寫了好

些不知是詩阿詞阿叫我去得瓜菓去时又听得叫

紫鵑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了下來將

桌子挪在外間当地又叫將那龍文鼒放在桌上等

瓜菓來时听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个爐

擺把出来若說是点香呢姑娘素日屋里除擺新鮮花兒木瓜佛手之類又不喜薰香就是点香亦當点在常坐卧之處難道說是爲老婆們把外間屋里薰臭了要拿香薰一薰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寶玉這里不由的低頭細想心内道據雪雁說来必有緣故若是同那一位姐妹們閑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爺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

偎送去与妹〻私祭此时已过大約是旦七月為瓜
菓之節家〻都上秋季的拔林妹〻有感于心所以
在私室熏祭取礼記春秋薦其時食之義也未可定
但我此时走去見林妹〻傷感必極力劝解又怕他
将煩悩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过于傷感無人
劝止兩件皆足以至疾異君先到鳳姐〻處一看在
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〻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
至使其过悲其襄（哀）痛稍伸亦不至鄉（抑）鬱致病想畢遂

出了園門一直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娘們回畢事紛〻散出鳳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才吩付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没什麼事趁便請你回來歇息〻〻再去彼處人多你那里禁得起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到來了寶玉笑道多謝姐〻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〻這几日不到那府里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〻〻鳳姐道左右

可不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不在家這
些大娘們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是拌
嘴連賭博偷盜之事已出來了兩三件了雖說有三
姑娘相幫辦理~~偺又是~~他又是個未出閣的姑娘也
有好叫他知道的有對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奈
掙罷了揔不得心靜一會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
就罷了寶玉道姐姐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体少操
些心才是說畢又說了些閑話別過鳳姐一直往園

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时只見炉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収卓子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竟祭完了走入屋内只見代玉面向裡歪着病体懨懨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代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日可大好些了氣色到覺比先静些只是如何又傷心了代玉道可是你没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道咲道妹妹臉上現有哭泣之状如何还哄我呢

只是我想素日妹々本来多病凡事尚該各自寛解
不可作無益之悲若作賤坏了身子将来使我就到
這里竟得以下話有些难説連忙咽住只因他出説
与代玉自小一處長大情投意合願同生死卻只是
心中領会從未曾當面説出况素代玉性重每々因
説話次則造次得罪了代玉致彼哭泣今日原為的是
来勸解代玉不想又把話来説造次了接不下去心
中一急又怕代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是

為好因而轉急為悲早已淚下泪來代玉起先原惱
寳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
素昔愛哭此时亦不免無言对泣却說紫鵑端了茶
來打諒他二人不知又為何事角口因說道姑娘身
上才好些寳二爺又來嘔來了到底是怎麽(庅)樣(様)寳玉
一面拭泪笑道誰敢嘔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開步只
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拏起代玉忙要
起身來奪已被寳玉揣在怀内咲央道好妹妹賞我

看罢代玉道不當什麼來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
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麼寶玉因未見上面
是何言詞又不知代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
望着代玉笑代玉一面讓坐一面笑道我曾見古史
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喜可羨可悲可
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几
首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丫頭來會我瞧鳳姐〻去我
因身上懶〻的沒同他去適才將作了五首一時困

像起來擱在那裏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
他看到也沒有什麼但只我嫌他不是寫了給人看
去宝玉聽了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了昨日那把扇
子原是我愛那几首白海棠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
寫了不過是為的是拿在手中看著便蓋我豈不知
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送不得的自從你說
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
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去被相公們

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作的倘或傳揚出去反為不
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次
之其餘詩詞之類不过閨中遊戲原可以会可以不
会僧們這樣的人家的姑娘到不要這些才華的名
譽因又笑向代玉道拿出來給我看〻無妨只不叫
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代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
不必看了又指着宝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宝玉
听了方自怀內取出奏至宝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

寫道是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效顰莫笑東鄰女，頭白溪邊尚浣紗。

虞姬

腸斷烏騅夜嘯風，虞兮幽恨對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飲劍何如楚帳中。

昭君

絕艷驚人出漢宮，紅顏薄命古今同。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何曾石尉重嬌娃。都緣頑福

前生遺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揖雄談態自殊美人具眼識窮途屍居餘氣

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這詩妹妹作了五首何

不就命名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

面寶釵亦說道作詩不論何題只要翻古人之意若

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

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詠昭君之詩甚多有悲挽

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詠漢帝不能使画工圖
貌賢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後来王荆公復有意
態由来画不成當日枉殺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見
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意見不襲
前人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為命意新奇別開
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时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来
適才外間傳說往東府里去了好一 会子想畢就回
来的宝玉听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内恰好賈璉

自外下馬進來于是寶玉先過看賈璉跪下口給賈
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
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
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
一早到家一路身体甚好今日先打發了我來回家
看視明日五鼓仍要出城迎接說畢眾人又問了些
路途的光景因賈璉遠路歸來眾人別过讓賈璉回房
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

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歸坐一坐吃了一杯茶便(敬)了王夫人等過寧府中來只聽見里面哭聲振天却是賈赦賈政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走(趨)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也)了出來扶政一邊一个攙定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政在傍苦(苦)勸方略略止住又轉至靈侍(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相持大哭一

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才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未免要傷心遂再三求賈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身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診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涼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

母猶未大愈遂留宝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甚好亦
不曾去其餘賈赦賈政王夫人邢夫人等率領家人
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帶領尤氏婆媳
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
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三姐照看都說賈璉素日即
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日賈敬停床在家
每日与二姐三姐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
知与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机百班撩撥

看目傳情尤三姐都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会而已此时出殯已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三姐並几个粗使的丫环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户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間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时下手遂托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时常借替賈珍料理家務

不時至寧府家中來苟搭二姐一日有小管家俞祿
來回賈珍道前者所取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
使銀一千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五百兩昨日兩
處買賣人俱來取討奴才特來禀爺示下賈珍道你
向庫上去領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
已曾向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
甚多所剩有限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寺中用度此
時竟不能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實

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

里暫且借了給他去罷俞祿笑回道若説一二百奴

才還可以巴結這四五百奴才一時那里辦得來賈

珍想了一想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

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

你先要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

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些銀子已使了

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已送至家中交与老娘收了

賈珍道既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汝老娘要了出來
交与他再也家中看着〔看〕有事無事問你兩个姨娘好
下剩的愈〔俞〕祿兒先借了添上若賈蓉與俞祿答應了
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安賈
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道趂此机
会正可至寧府尋二姐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
必向人借去昨日我得了一項銀子還沒使呢莫若
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

婆兒一並令他去取賈璜帖道這必得我親身去再

我這几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々老爺太々們請

請安再到阿哥那边查一查家人還有無生事也給親

家太々請安賈珍笑道只是有勞動老二我心不安

賈璜也笑道自家兄弟這又何妨賈珍又吩咐賈蓉

道你跟了~~你跟了~~你叔々去也到那邊給老太々老

爺太々們請安說我合你娘都請安打听打听老太

太身上可大安了這服藥吃沒有賈蓉一々答應了

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几个小厮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侄閑話賈璉有心提到尤二姐因說道如何標緻如何作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柔和無一處不令人心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据我看來那里及你二姨一零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樣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作二房何如賈璉笑道敢是好呢只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况且我听見說你二姨已有了人家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

姨三姨都不是我老爺所生 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 聽
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把我二姨許與皇庄張家
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遣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
那家據了出來送如今十一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
娘時常報怨要与他家退親我父親亦要与二姨轉
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过人找了張家給他十數兩
銀子寫上一張退婚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
有什么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偺們的人家也不怕不

你又是叔〻這樣人說了作二層我會保我老娘合
我父親都願意到只是嬸子那里都難實捷聽這心
花都開了那里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長嘆而已
實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〻若有胆量依我主意行
去保管無妨不過多花上几个錢費捷怕道有何主
意快些說來我沒有不依的實蓉道叔〻回家一點聲
色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
偺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什物

再檢兩個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下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面住著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了叔叔兩下裡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自惟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片話

遂為計出万全〔全字〕將現今身上有服侍停妻再娶嚴父妒
妻種〻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
好意素日因同他兩个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
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
賈璉不在时他亦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里想念及
此遂向賈蓉致意道好侄兒你果然能夠說成了我
買兩个絕好的了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
說道叔〻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来交給俞禄罢

我先給老太：請安去賈璉今天点顧道老太：跟

前別提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

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嫂可別性急了鬧出事經穟到

睢加了賈璉天說少粥說你快去若我在這里等你

于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

人焰兒領家人哥請安一路圍隨走至所上賈璉一

一鬧了些話不過寒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

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來

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于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代着几个了頭作話却不見尤三姐与老娘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二姐亦含笑讓坐賈璉便靠東邊板壁坐了仍將上首讓与二姐寒温畢賈璉笑問道親家太太同三妹妹那去了怎麽不見二姐笑道有事才往後面去了也就來的此时伺候的了頭因倒茶去無

人在跟前賈璉便睨視二姐一笑二姐亦低頭含笑
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腳因見二姐手中拿
着一條拴着荷包的手巾擺弄便搭訕着往腰內摸
了一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帶了來妹妹有檳榔
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只是我的檳榔從來
不給人吃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怕人來看
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
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將剩下

的都搶了起來將欲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个丫
环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一面暗將自己代
的九龍珮解了下來拴在手巾上趁了环回頭时扔
了過去二姐亦不去拿只裝看不見仍坐了吃茶只
听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与三姐代着兩个
小丫頭自後面走來賈璉忙送目与二姐令其拾取
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何意甚是着急只
得迎上來与尤老娘三姐相見一面又回頭看时只

見二姐只看沒事人的一般再看一看手巾已不知
那里去了賈璉拔了心于是大家辟些沒叙了些閑
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尺子交給親家
太々收起來了因要送人大哥令我來去二來看々
家內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拿鑰匙去
取銀子這里賈璉又說我也要給親家太々請々安
瞧々二姐妹々親家太々臉面到好只是二位妹々
在我們家里受委曲尤老娘笑道咱們都是至親骨

內說那里的話在家里也是住着在這里也是住着不瞞二爺說我們家里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十分艱難了全虧了這里姑爺幫着如今姑爺家里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有什麼委曲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已取了銀子來交与尤老娘尤老娘便遞与賈璉又命一个小了頭叫了一个老婆子來當面吩咐了他道你把這个交与俞祿叫他拿進那边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听得院內是

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賈蓉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
了安又問（向）賈璉笑道將才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
什麼事情要使喚人到廟裡去我才回老爺說叔叔
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賈璉
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合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
合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說的姨父就合我這
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說着
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合他二姨努嘴兒二姐到

不好意思說什么只見三姐笑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患子沒了你娘的話說了等我撕他那嘴一面說看便趕了過來賈蓉早笑着跑了出來賈璉也笑着辭了出來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耍錢吃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合他父親說一面便代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與拿去一面去見他父親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裏面和他兩个

姨娘嘲戲了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經給了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作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是為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是見過的親上作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出是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到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

心中愿意不愿意明日你先去合你老娘商議叫你
老娘問准了你二嫂再作定奪于是受教了買蓁一
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七八〻都知此事不
妥曰面極力功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
從慣了的况且与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也只得
由他剛去罷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
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賈璉如何
作人好目今鳳姐身上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

買了房子在外住着過了一年半載只等鳳姐已死

便接了二姨進去作正室又說你父親此時如何聘

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

姨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

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

主替聘一切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

子比張華勝強十倍遂連忙過來合二姐商議二姐

又是水性的人在先已合姐夫不妥又時常怨恨當

當时錯許張華使後来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况
且是祖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亦使点頭應允当下
回復了賈蓉々々回了父親次日使請了賈璉到寺中
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
喜出望外又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尽于是三人商
議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給[illegible][illegible]置買粧奁及
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多几日早諸將事办妥已
于寧府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

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几个小丫頭賈珍又給了一房家人叫他二夫妻兩口以備二姐過去时服侍又使人將張華父子找來逼着与尤老娘寫了退婚約且說張華之祖原當皇庄後來死了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与二姐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家產弄得衣食不周那里还娶得媳婦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來逼他

与二姐退婚心中虽不愿意無奈惧怕賈珍等势力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与銀十兩家[illegible]去為不提這里賈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日黄道吉日娶二姐過門未知如何下回分解正是

只為同枝貪色慾[illegible]致教連理起戈矛

紅樓夢卷六十四回終

石頭記第六十七回

餽土物顰卿念故里
訊家童鳳姐蓄陰謀

話說尤三姐自戕之後尤老娘以及尤二姐賈珍尤氏並賈蓉賈璉等聞之俱各不勝悲慟傷感自不必說忙着人治買棺木盛殮送往城外埋葬却說柳香湘蓮見尤三姐身亡迷性不悟尚有痴情眷戀被道人數句偈言打破迷關竟自削髮出家跟隨瘋道飄然

而去不知何往後事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香（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甚喜悅正自高〻興〻要打算替他買房屋治罷用辦粧奩擇吉日選（好）娶過門等事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廝見薛姨媽告知尤三姐自戕與柳香（湘）蓮出家的信息心甚歎息正猜疑是為什麼原故時值寶釵從園子里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

哥的義弟柳湘蓮的這也很好不知為什麼尤三姐
自刎了柳湘蓮也出了家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
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
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
活該不是夫妻媽所為的是因有救哥々的一段好
處故諄々感歎如果他二人齊々全的媽自然該替
他料理如今死的死了出家的出了家了依我說也
只好由他罷了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損了自己的

身子到是自從哥〻起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〻的來回幾個月媽同哥〻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纔是不然倒叫他們看着無禮似的母女正說之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泪痕未干一進門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可知道柳大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在園子里聽見大家議論正在這里縂合你妹子說這件公案呢薛蟠說這

事可奇不奇薛姨媽說可是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
聰明的人怎麽就一時糊塗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
他前世必是有風緣的有根基的人所以容易聽
得進這些度化他的話去想你們相好了一場他又
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也該各處找一找才
是靠那跏足道士瘋瘋癲癲的能往那里遠去左不
過是在這方前左右的廟裡寺裡躲藏着罷咧薛蟠
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

厮們在各處尋找去連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問人都說不曾看見我因如此急的沒法惟有望着西北上大哭了一場回來了說着說着眼圈兒又紅上來了薛姨媽說你既然找尋了沒有把你作朋友的心也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你也不必太過慮了一則張羅張羅買賣二則你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到是早些料理料理倡們家里沒人手兒竟是笨雀兒先飛省得臨期丟庄忘

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才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作買賣去的伙計們也該設桌酒席請請他們酬酬勞乏纔是他們孜然是咱家約請的吃工食勞金人到底也算是外客又陪着你走了一二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担了多少的驚怕況重薛蟠聞聽說媽說的很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來着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頭暈

又為椰大哥的親事又忙了這几日反到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悞了要不然就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子請請罷薛姨媽說由你辦去罷說[illegible]未了外面小廝回說張管總的伙計着人送了兩個箱子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未得拿昨日貨物發動完了所以今兒就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來薛蟠一見說

噯喲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一步田地了特々的給媽合妹子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里來還是伙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才說還是特々的帶來的還是這樣放了一二十日才送來若不是特々的帶來必定是要放到年底下才送進來呢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說想是我在路上叫人把魂不虎吊了還沒歸殼呢說着大家笑了一陣便向回話的小廝說東西收下了叫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忙問

是什庅好東西這樣綑着夾着的便命人挑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却是些紬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獨有寶釵他的那個箱子裡除筆墨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粉胭脂頭油等物外還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的小〻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作的薛蟠的像泥捏成與薛蟠毫無相差以及許多碎小頑意兒的東

西寶釵一見滿心歡喜便叫自己使的丫環來吩咐你將我的這個箱子與我拿了園子裡去我好就近從那邊送〻人說着便站起身來告辭母親往園子里來了這里薛姨母將自己這個箱子里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着同喜丫頭送往賈母並王夫人等處去不講且說寶釵隨着箱子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逐件逐件的過了目除將自己留用外逐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

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也有單送頑意兒的酌量其人分辨只有黛玉與別人不同比衆人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一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其李紈寶玉等以及諸人不過取了東西賞賜來使皆說些見面再謝等語而已惟有林黛玉他見江南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因想起他的父母來了便對着這些東西揮涙自歎暗想我乃江南之人父母雙亡又無兄弟隻身一人可憐寄居外

祖母家中而且人多疾病除外祖母以及舅母姐妹
看問外那里還有一個姓林的親人來看望看望給
我帶些土物來使我送送人粧粧臉面也好可見人
若無至親骨肉手足是最寂寞極冷清極寒苦沒趣
味的想到這里不覺就大傷起心來了紫鵑他乃服
侍黛玉多年朝夕不離左右的深知黛玉的心腹他
為見了江南故土之物因感動了心懷追思親人的
原故但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

病早晚尚服丸藥這兩日看着不過比那些日子畧
飲食好些精神壯一點兒還笑不得十分大好今兒
寶姑娘送來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姑娘甚
重姑娘看着該歡喜才是為什麼反到傷感這不是
寶姑娘送東西為的是叫姑娘歡喜這反到是招姑
娘煩惱了不成若令寶姑娘知道了麽怎臉上下的
來呢再姑娘也要細想一想老太太太太們為姑娘
的病症千方百計請好大夫胗脉配藥調治所為的

是兩姑娘的病急好這如今孩好些又這樣哭々啼

々的豈不是自己遭遢自己的身子不肯叫老太々

看着歡喜難道說姑娘這個病不是因素日從憂慮

過度上傷了氣血多々得的麼姑娘的千金貴體別

已自看輕了紫鵑正在這里勸解黛玉只聽見小丫

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快請話猶未

畢只見寶玉已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

淚痕滿面便問林々又是誰得罪了你了你兩眼都

哭的紅了是為什麼黛玉不回答傍邊紫鵑將嘴向床里一扭寶玉會意便往床里一看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是寶釵送來的便笑着取笑說道好東西想是妹〻要開雜貨鋪麼擺着這些東西作什麼黛玉只是不理紫鵑說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我們姑娘一看就傷心哭起來了我正在這里好勸歹勸總勸不住呢而且又是才吃了飯若只管哭大發了再吐了犯了舊病可不叫老太〻罵

死了我們原到是二爺來的很好替我們勸一勸寶玉他本是聰明人而且一心總留意在黛玉身上最重所以深知黛玉之爲人心細心窄而又多心要强不落人後因見了人家哥々自江南帶了東西來送人又係故鄉之物勾想起別的痛腸來是以傷感是實這是寶玉他心裡揣摹黛玉心的病寶玉都不肯明々說出恐黛玉越發動情乃襲道你們姑娘的原故不爲別的爲的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

氣傷心妹〻你放心等我明年往江南去與你多〻
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聽了這話不
由的哭的一聲笑了忙說道我稀罕他怎麽沒見過世
面也到不了這一步田地上回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
心我也不是三兩歲的小孩子你也特把人看的平
常小氣〔罷〕了我有我的原故你那里知道說着說着眼
又〔泪〕流下來了寶玉忙移至床上挨黛玉坐下將那些
東西一件一件的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

什麼叫什麼名子那是怎麼作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作什麼使用妹妹你瞧這一件可以擺在書閣兒上作陳設放在條案上當古董兒到好光一味的將這些没要緊的話來支吾搭訕了一會黛玉見寶玉那些獃様子問東問西的招人可笑稍將煩惱丟開畧有些喜笑之意寶玉見他有些喜色便説道寶姐姐送東西來給咱們我想着咱們也該到他那里道個謝去才是不知妹妹可去不去黛玉原不愿

意為送些東西來就特〻的道謝去不過一時見了

說就一聲就完了今被寶玉說得有理難以推托無奈

只得同寶玉去了這且不提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

言急忙下請帖置辦酒筵張羅了一日果于次日三

四位夥計俱各到齊未免說了些店內發貨賬目之

事列席讓坐薛蟠與各位奉酒酬勞裡面薛姨媽

又着人出來致謝道乏之畢內有一位問道今日席上

怎麼少柳大哥不出來想是東家忘了沒請麼薛蟠

聞聽把眉一皺嘆了一口氣說道休提休提想來衆
位不知深情若說起此人真〻可嘆于一二日前忽
被一個瘋道士度化的出了家跟着他去了你們衆
位聽一聽可奇不奇衆人說道我們在店內也聽見
外面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俗家
子弟度了去了又聞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又說駕着
一片雲彩去了紛〻議論不一我們也因發貨事忙
那里有工夫當正經事也沒去細問細打聽到好今

還是似信不信的今聽此言那道士度化的原來就是椰大哥麼早知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解勸解住他怎麼也不容他去嘆又少了一個有趣兒的好朋友了實〻在〻的可惜可歎也怨不得東家你心里不爽快想他那樣一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椰大哥他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者看破了道士有些什麼妖術邪法的破綻出來故意假跟了他去在背地里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說雖知道果

能如此到好罷咧世上也少一個妖言惑衆的人了
衆人說難道你知道了的時候也沒尋找他去不成
薛蟠說城裡城外那里沒有找到因找了不見不怕
你們笑話我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
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頑笑謙酒暢飲席上雖設
了些鷄鵝魚鴨似珍海味美品佳餚怎奈東家皺眉
嘆氣衆彩計看此光景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凡
中酒吃了些飯食就都散了這也不提且說寶玉拉

了黛玉至寶釵處來道謝彼此見面未免說几句客
言套語黛玉便對寶釵說道大哥〻辛〻苦〻的能
帶了多少東西來擱的住送我們這些處你還剩什
么呢寶玉說可是這話呢寶釵笑說東西不是什么
好的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畧覺新
鮮似的我剩不剩什么要緊我如今果愛什么今年
雖然不剩明年我哥〻去時再叫他給我帶些個來
有什么難呢寶玉聽說忙笑道明年再帶了什么來

我們還要姐〻送我們呢可別忘了我們黛玉說你
要你只管說你要不必拉扯上我們不我們的字眼
姐〻睄寶哥〻不是給姐〻來道謝竟是又要定下
明年的東西來了寶玉笑說我要出來難道沒有你
一分兒不成你不知道稱着說反到說起這散話來
了大家聽了笑了一陣寶釵問你二人如何來的這
樣巧是誰會誰去的寶玉說休題我因姐〻送我東
西想來林妹〻也必有我想要來道謝想林妹〻也

必來道謝故此我就到他房里會了他一仝要往這里來誰知到了他家他正在屋里傷心落淚也不知是為什麼這樣愛哭寶玉剛說到落淚二字見黛玉瞪了他一眼恐他往下還說寶玉會意隨即便換過口來說道林妹妹這几日因身上不爽快恐怕又病板嘴故此着急落淚我勸解了一會子才來了一則道謝二則看到着的一個人在房里坐着只管發悶寶釵說妹妹怕病悶固然是正理也不過是在那飲食

居穿脱衣服冷熱上加些小心就是了為什庅傷起
心來呢妹〻你難道不知傷心難免不傷氣血精神
把要緊的傷了反到要受病的罷咧妹〻你細想〻
黛玉說姐〻說的狠是我何常自巳不知道呢只因
我這几年姐〻是看見的那一年不病一兩場病的
我怕〻的了見了藥吃了見効不見効一聞見先就
頭疼發悪心怎庅不叫我怕病呢寶釵說雖然如此
說却也不該傷心到是覺着身上不爽快反自巳勉

强作掙着出來各處走走瞧瞧把心鬆散鬆散比在屋里悶坐着還强呢傷心是自己添病的大毛病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倦只是要歪着心里也是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偏牛（扎支）着他些些尋事情作作一般里（又）也混過去了妹妹別惱我說越怕越有鬼寶玉聽說忙問道寶姐姐鬼在那里呢我怎麽看不見一個兒惹得衆人鬨聲大笑寶釵說道獃小爺這是比語的話那里真有鬼呢認真的果有鬼你又該

駭哭了黛玉回也笑道姐〻說的狠是狠該說他誰
叫他嘴快寶玉說有人說我不是你就罷了你這會
子心里也不快惱了咱們也該走罷于是款此又說
笑了一回二人辭了寶釵出來寶玉仍把黛玉送至
瀟湘館門首自己回家這且不提且說趙姨娘因見
寶釵送環哥之物忙忙接下心中甚喜滿口誇奬人
人都說寶姑娘會行事狠大方今日看来果然不錯
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来他挨家送到並不遺漏

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搭拉嘴子他都想
到寔在的可歎若是那林姑娘也罷麼也沒人給他
送東西帶什麼來即或有人帶了來他也只是棟着
那有勢力有体面的人頭兒跟前才送去那里还臨
的到我們娘兒們身上呢可見人會行事真真的露
着另到另樣的好趙姨媽因環哥見得了東西深為
得意不住的托在掌上擺弄瞧看一回想賈釵乃係
王夫人之表姪女特要在王夫人跟前賣好兒自己

疊疊歇歇的拿着那東西走到王夫人房中站住一
傍說道這是他寶姑娘才給環哥他兄弟送來的他
年輕輕的人想的週到我還給了送東西的小丫頭
二百錢听見說姨太太也給太太送來了不知是什
麼東西你們瞧瞧這一個[illegible]門里頭這就是兩分兒能
有多少呢怪不的老太太同太太都誇他疼他果然
招人愛說着將抱的東西遞過去與王夫人瞧誰知
王夫人頭也沒抬手也沒伸只口內說了一声好給

環哥兒頑罷吩並無正眼看一看趙姨娘因招了一鼻子灰滿肚氣悶無精打彩的回至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說了許多的賞兒三巴兒四不着要的一套閑話也無人問他他却自己咕嘟着嘴一邊子坐着可見趙姨娘為人小器糊塗饒得了東西反說許多令人不入耳生厭的閑話也怨不得探春生氣看不起他閑話休題且說寶釵送東西的丫頭回來說也有道謝的也有賞賜的獨有給巧姐兒送的那

一分兒仍舊拿回來了寶釵一見不知何意便問為
什麼送一分兒沒送去呢還是送了去沒收呢鶯兒
說我方才給環哥送東西去的時候見璉二奶奶往
老太太房裏去了我說璉二奶奶不在家知道交給誰
呢所以沒有送去寶釵說你也太糊塗了二奶奶不
在家難道平兒豐兒也不在家不成你只管交給他
們收下等璉二奶奶回來自有他們告訴就是了必
定要你當面交給才算麼鶯兒听了復又拿著東西

出了園子往鳳姐處去在路上走着便對拿東西的老婆子說早知道一就事兒送去不完了省得又跑這一淌老婆子說關着也是白閑着借此出來曠〻也好罷咧只是姑娘你今日來回各處走了好些路兒想是不慣乏了咱們送了這個可就完了一打總兒再歇着二人說着話兒到了鳳姐處送了東西回來見寶釵寶釵問道你見了璉二奶〻沒有鶯兒說我沒有見寶釵說想是二奶〻還沒回來麽丫頭說

回是回來了因豐兒對我說璉二奶〻自老太〻屋
里回房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一臉的怒氣叫了
平兒去唧〻咕〻的說話也不叫人聽見連我都攆
出來了你不必去見等我替你回一聲兒就是了因
此便着豐兒他拿進去回了出來說二奶〻說給你
們姑娘道生受賞了我們一吊不錢我就回來了寶釵
聽了自已納了一會子悶也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
有氣這也不表且說襲人見寶玉便問你怎麼不曉

就回來了你原說約着林姑娘你們兩個同到賈姑
娘處道謝去可去了沒有賈玉說你別問我原說是
要會着林姑娘同去的誰知到了家他在房里守着
東西狠〻的不自在呢我知道林姑娘的那些原〻
故〻的又不好直問他又不好說他只推不知道兒
搭訕着說別的寬解了他一會子才好了然後方拉了
他同到了寶姐〻那里道了謝說了一會子閑話方
散了我又送他到家我才回來了襲人說你看送林

姑娘的東西比送你的是多是少還是一樣呢寶玉
說比送我的多着一兩倍呢襲人說這才是明白人
會行事寶姑娘他想別的姐妹等都有親的熱的跟
着有人送東西惟有林姑娘離家二三千里的遠又
無有一個親人在這里那有人送東西况且他們兩
個不但是親戚還是干姐妹難道不你知道林姑娘
去年曾認過薛姨太〻作干媽的論理多給他些也
是該的寶玉笑說你就是會評事的一個公道老兒

說着話兒便叫小丫頭取了拐枕來要在床上歪着
襲人說你不出去了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寶玉便問
什麼話襲人說素日璉二奶〻待我狠好你是知道
的他自從病了一大場之後如今又好了我早就想
着要到那里看〻去只因爲璉二爺在家不方便始
終總沒有去聞說璉二爺不在家你今日又不往那
裡去而且和秋天氣不冷不熱一則看二奶〻盡個
禮省得日後見了受他的數落二則借此也顯一顯

你同他們看着家我去〻就來晴雯說這都是該的
難得這個巧宗兒寶玉說我才為他議論寶姑娘誇
他是個公道人這一件事行的又是一個週到人了
襲人笑道好小爺你也不用誇我你只在家同他們
好生頑好歹別睡覺看睡出病來又是我担沉重寶
玉說我知道了你只管去罷言畢襲人遂到自已房
里換了兩件新鮮衣服拿着把兒鏡照着抿了抿頭
匀了匀臉上脂粉步出下房復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

句話便出了怡紅院來至沁芳橋上立住往四下里
觀看那園中的景致時至秋令秋蟬鳴于樹草虫鳴
于野見這石榴花也開敗了荷葉也將殘上來了到
是芙蓉近着河邊都發了紅鋪鋪的咕嘟子襯着碧
綠的葉兒到令人可愛一壁里睄一着壁里下了橋
不遠迎見李紈房里使換的丫頭素雲跟着[illegible]老婆
子手里捧着一個洋漆盒兒走來因見襲人[illegible]問往
那里去送的是什麽東西素雲說這是我們奶奶給

三姑娘送去的菱角鷄頭襲人說这個東西還是咱們園子里河內採的還是外頭買來的呢[illegible]雯說这是我們房里使喚的劉媽媽他告假瞧親戚帶來的孝敬奶奶因三姑娘在我們那里坐着看見了我們奶奶叫人剩了襲他吃他說才喝了熱茶了不吃一會子再吃罷故此給三姑娘送了家去言畢各自分路走了襲人遠遠的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一個人拏着根子在那里動手動脚的因迎着日光看

不真切至離的不遠那祝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今日怎麼得工夫出來明曠往那里去襲人說我那里還得工夫來曠我往璉二奶奶家睄睄去你在這里作什麼呢那祝婆子說我在這里趕螞蜂呢今年三伏里的雨水少不知怎麼這些菓木樹上長虫子把菓子吃的吧拉眼[illegible]的吊了好些下來可惜了兒的白仍了就是這葡萄剛成了珠兒怪好看的那螞蜂窩蜂兒蒲蒲的圍着來[illegible]

都咬破了这還罷了喜鵲雀兒他也来吃这個葡桃（萄）還有这一個毛病兒無論雀兒蟲兒一嘟嚕上只咬破三五個那破的水淌到好的上頭連这一嘟嚕都是要爛的这些雀兒螞蜂可惡着呢故此我在这里赶姑娘你瞧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蹿了許多上来了襲人說你就是不住手的赶也赶不了許多你剛趕这里那里又来了到是告訴買辦說叫他多多的作些冷布口袋来一嘟嚕一嘟嚕的套上兔得

免得鋼禽草虫遭蹋而且又透風樫不壞婆子笑道
到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才管上那里就知道這些
巧法兒呢襲人說如今這園子里這些菓品有好些
種判是那樣先熟的快些老祝婆子說今方入七月
的門菓子都是才紅上来要是好吃想来還得月畫
頭兒才熟透了呢姑娘不信我摘一個給姑娘嚐嚐
襲人正色說道這那里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
熟了一則沒有供鮮二則主子們尚然沒吃偺們如

何先吃得呢你是这府里的陳人難道連这個規矩
也不曉得広老婆子們笑道姑娘說得有理我因為
姑娘問我我白这樣說口内暗說道句了我方才幸
虧是在这里趕螞蜂若是順着手兒摘一個嚐嚐吽
他看見還了得了襲人說我方才告訴你要口巢的
話你就回一回二奶奶吽管事的去罷言畢遂一直
的出了園子的門就到鳳姐这里來了正是鳳姐與平
兒議論賈璉之事因見襲人他是輕易不來之人又

不知是有什麽事情便連忙止住話語勉强帶笑說道貴人從那陣風兒刮了我們這個賤地來了襲人笑說我就知道奶奶見了我是必定要先麻犯我一頓的我有什麽說呢但是奶奶欠安本心墊着要過来請請安頭件建二爺在家不便二則奶奶在病中又怕嫌煩故未敢来想奶奶素日疼愛我的那個分兒上自必是体諒我再不肯惱我的鳳姐兒笑道寶兄弟屋里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兒照看也實

在的雖不鬧我嘗听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里還
惦着我常問我听見就很喜歡的什庅似的今日見
了你我還要給你道謝呢我還捨得麻犯你嗎我的
姑娘襲人說我的奶奶若是這樣說這就是真疼我
了鳳姐拉了襲人的手讓他坐下襲人那里肯坐讓
之再三方在挨炕沿脚踏上坐了平兒忙自己端了
盞茶來襲人說你叫小人兒們端罷勞動姑娘我到
不安一面姑起接過茶來吃着一面回頭看見床沿

上放着一個活計簸籮兒內裝着一個大紅洋錦的小兜肚襲人說奶奶一天七事八事的忙的不了還有工夫作活計広鳳姐說我本來就不會作什広如今病了才好又着蕙家務事閙個不清那里還有功夫作这些呢要緊的我都丟開了这是我往老太太屋里請安去正遇見薛姨太太送老太太这個洋錦老太太說这個花紅柳綠的到對給小孩子們作小衣小裳兒的穿着到好稍呢因此我就問老祖宗

討了来了還惹的老祖宗説了好些頑話説我是老太太的命中小人見了什麼要什麼見了什麼拿什麼惹得衆人都笑了你是知道我是臉皮兒厚不怕説的人老祖宗只管説我只管裝听不見拿着走所以才交給平兒先給巧姐兒作件小兜肚穿着剩下的等消閑有工夫再作到的襲人听畢笑道也就是奶奶才能勾慪的老祖宗喜歡罷(呢)咧伸手拿起来一看便誇道果然好看各樣顔色都有好材料也須

得這樣的巧手的人才對況又是巧姐兒他穿的抱
了出去誰不多看一看又問道巧姐兒那里去了我
怎麼這半日沒見他平兒說方才寶姑娘那里送了
些頑的東西來他一見了很希罕就擺弄着頑要了
好一會子他奶媽兒才抱了出去想是乏了睡覺去
了襲人說巧姐兒比先前自然越發會頑了平兒說
小臉且手吃的銀盃似的見了人就趕着笑再不得
罪人真真是我們奶奶的解悶的寶貝疙瘩兒鳳姐

便問寶兄弟在家作什麽呢襲人笑道我才是求他
同晴雯他們看家我才告了假來了可是呢只顧說
話我也來了好大半天了要回去了别叫寶玉在家
里報怨說我屁股沉到那里就坐住了說着便立起
身來告辭回怡紅院來了這也不題且說鳳姐見平
兒送出襲人回來復又把平兒叫入房中追問前事
越說越氣說道二爺在外邊偷娶老婆你說你是听
見二門上的小小廝們說的到底是那一個說的呢

平兒說是旺兒他說的鳳姐便命人把旺兒呼來問道你二爺在外邊買房子娶小老婆你知道麼旺兒說小的終日在二門上听差如何知道二爺的事這是听見興兒告訴的鳳姐說興兒是幾時告訴你的旺兒說還是二爺没起身的頭里告訴我的鳳姐又問興兒在那里呢旺兒說興兒在新二奶奶那里呢鳳姐聞听滿腔怒氣啐了一口罵道下作猴兒崽子什麼是新奶奶舊奶奶你就是私自封了奶奶了滿

嘴里糊(胡)說这就該打嘴巴又問興兒他是跟二爺的人他怎麼(庅)沒有跟了二爺去呢旺兒說特留下他在家里照看尤二姐故此未曾跟了去鳳姐听說忙的一疊連声命旺兒快叫興兒叫了来旺兒忙忙的跑了出去見了興兒只說二奶奶叫你呢興兒正在外邊同小人們(兒)頑笑听見叫他妙在也不問旺兒二奶奶叫我作什庅便跟了旺兒急急忙忙的来至二門前回明進去見了鳳姐請了安旁邊侍立鳳姐一見

便先發了兩眼問道你們主子奴才在外面幹的好事你們打諒我是欸瓜不知道你是緊跟二爺的人自必深知根由你須細細的對我寔說稍有一些兒隱瞞撒謊我將你的腿打折了興兒忙跪下磕頭說奶奶問的是什麼事是我同爺幹的鳳姐罵道好小雜種你還敢來支吾我我問你二爺在外邊怎麼就說成了尤二姐怎麼買屋子治家伙怎麼娶了過來一五一十的說個明白饒你的狗命興兒听說仔細

想了一想此事兩府皆知就是瞞着老爺太太老太
太同二奶奶不知道終久也是要知道的我如今何
若未瞞着不如告訴了他省得挨現前打受委曲再
興兒一則年幼不知事的輕重二則素日又知道鳳
姐是個裂口子連二爺還懼怕他五分三則此事原
是二爺同珍大爺蓉哥他叔侄弟兄商量着辦的與
自己無干故此把主意想定壯着胆子跪下說道奶
奶別生氣等奴才回稟奶奶聽只因那府里的太老

爺的喪事上穿孝不知二爺怎広看見過尤二姐幾次大約就看中了動了要說的心故此先同蓉哥商議求蓉哥替二爺從中調停辦理作了媒人說合事成之後還許下謝候的禮蓉哥滿應將此話轉告訴了珍大爺珍大爺告訴了珍大奶奶合尤老娘尤老娘很愿意但說是二姐從小兒已許過張家為媳如何又許二爺呢恐張家知道生出事來不妥當珍大爺笑道這算什広大事交給我便說那張姓的小子

本是個窮苦破落戶那里見得多給他幾兩銀子叫
他寫張退親的休書就完了後來果然找了姓張的
来如此說明寫了休書給了銀子去了二爺關知才
放心大胆的說定了又恐怕奶奶知道攔阻不依所
以在外邊咱們後身兒買了幾間房子治了東西就
娶過来了珍大爺還給了兩[illegible]人使喚二爺時常推
說給老爺辦事又說替珍大爺張羅事都是些支吾
的謊話竟是在外頭住着從前原是娘兒三個住着

還要商量給尤三姐說人家又許下厚聘嫁他如今尤三姐也死了只剩下尤老娘跟着尤二姐住着作伴見呢这是一徃從前的寔話並不敢隱瞞一句說畢復又磕頭鳳姐听了这一片言詞只氣得痴呆了半天面如金紙两支吊稍子眼越發直竪起来了渾身乱战半晌連話也說不上来只是發怔猛一低頭見興見在地下跪着便說道这也没你的大不是但只是二爺在外邊行这樣的事你也該早些告訴我才

是這都狠該打因你肯實說不撒謊且饒恕你這一次與兒說未能早回奶〻這是奴才該死便叩頭有聲鳳姐說你去罷與兒才立身要走鳳姐又說叫你時須要快來不可遠去與兒連〻答應了幾個是就出去了到外面伸了舌頭說勾了我的了差一差兒沒有捱一頓好打暗自後悔不該告訴旺兒又愁二爺回來怎麼見各自害怕這也不題且說鳳姐見與兒出去回頭向平兒說方才與兒說的話你都聽見了

沒有平兒說我都聽見了鳳姐說天下那有這樣沒
臉的男人吃着碗里看着鍋里見一個愛一個真成
了喂不飽的狗寔在的是個棄舊憐新的個壞貨只
是可惜這五六品的頂帶給他々別想着俗說語的
家花那有野花的香的話他要信了這個話可就大
錯了多早晚在外面鬧一個很沒臉親戚朋友見不
得的事出來他才罷手呢平兒一旁勸道奶々生氣
都是該的但奶々的身子才好了也不可過于氣惱

看二爺自從飽二的女人那一件事之後到很收了心好了呢如今為什麼又幹起這樣事來這都是珍大爺他的不是鳳姐說珍大爺故然有不是也總因偺們那位下作不堪的爺他眼饞人家才引誘他罷咧俗語說的牛不吃水也強按頭麼平兒說珍大爺幹這樣事珍大奶奶也該攔着不依才是鳳姐說可是這話咧珍大奶奶也不想一想把一個妹子要許几家子弟才好先許了姓張的今又嫁了姓賈的天

下的男人都死絕了都嫁了賈家來難道賈家的衣飯這樣好不成這不是說幸而那一個沒臉的尤三姐知道好歹早〻兒的死了若是不死將來不是嫁寶玉就是嫁璉哥兒呢總也不給那妹子留一些兒體面叫妹子日後怎麽抬頭豎臉的見人呢妹子好歹也罷咧那妹子本來也不是他親的而且聽見說原是個渾賬爛瓷难道珍大奶〻現作着命婦家中有這樣的一個打嘴獻世的妹子也不知道羞燥躲避

着些反到大門兒上揚名打鼓的在這門里丢醜也不怕笑話麼再者珍大爺也是作官的人别的律例不知道也罷了連個服中娶親停妻再娶使不得的規矩他也不知道不成你替他細想一想他幹的這件事是疼兄弟還是害兄弟呢平兒說珍大爺只催眼前叫兄弟喜歡也不管日後的輕重干係了鳳姐兒冷笑道這是什麼叫兄弟喜歡這是給他毒藥吃呢若論親叔伯兄弟中他年紀又最大又居長不知

教道兄弟學好反引誘兄弟學不長進担罪名兒日後鬧出事來他在一邊街沿兒上站着看熱鬧真〻我要罵也罵不出口來再者他那邊府里的醜事壞名兒已經叫人聽不了必定也叫兄弟學他一樣才好顯不出他的醜來這是什庅作爲〻的道理到不如撒泡尿浸死了替大老爺死了到罷咧活着作什庅呢你瞧東府里大老爺那樣厚德吃齋念佛行善怎庅反得了這樣一個兒子孫子大概是好風水都

是他老人家一個人全接盡了平兒說想來不錯若
不然怎麽這樣差着格兒呢鳳姐說這件事幸而老
太ヽ老爺太ヽ不知道倘或吹到這几位耳朵里去
不但咱們那沒出息的二爺捱打受駡就是珍大爺
和珍大奶ヽ也不不住要吃不了要兜着走呢連我
累受鬧了半天連午飯也推頭疼沒過去吃平兒
看此光景越說越氣勸道奶ヽ也煞一煞氣事從緩
來等二爺回來慢ヽ的再商量就是了鳳姐聽了此

言便從鼻孔內哼了兩聲冷笑道好罷咧等爺回來可就遲了平兒便跪在地下再三苦勸安慰了一會子鳳姐才畧消了些氣喝了口茶喘息了良久便要了拐枕歪在床上閉着眼睛打主意平兒見鳳姐兒滲着方退出去偏有不懂眼的几起子回事的人來都被豐兒攆出去了又有賈母處着琥珀來問二奶々為什麼不吃飯老太々不放心着我來瞧來了鳳姐知是賈母處打發人來遂勉強起來說我們有些

頭疼並沒別的病請老太〻放心我已經催了一倘兒好了言畢打發來人去後却自已一個人將前事從頭至尾細〻的盤算多時得了一個一計害三賢的狠主意出來自已暗想須得如此如此方妥主意已定也不告訴平兒反外面作出嘻笑自若無事的光景並不露出慍恨妬嫉之意于是叫了頭傳了來旺來吩咐令他明日傳喚匠役人等收拾東廂房表糊鋪設等語平兒與衆人皆不知為何原故要知

端的且看下回分解